

《池水驿》（一名：《奴主相会》）

主要角色

殷碧莲：花旦
倪厚：小生
殷照磨：老生
张润和：丑
殷夫人：老旦

情节

自殷碧莲与其父殷照磨（官名）欲出潼关避婚，在少华山遇盗后，殷碧莲被抢，秋香失散，老主仆二人，求死不能，只得狼狈回家。其婿张润和已来上门抢过，见殷父女均不在，遂向殷夫人贿赂得确实，知己避赴潼关外。渠亦假惺惺，谓潼关道上多山寇，不能放心，即命张福立往探问云。惟殷照磨主仆则既归，而秋香失散以后，独身伶仃，颇尝辛苦，幸至池水驿，得遇店主人收留为女，暂作栖身，缓缓访问。一日，忽有少男女一对，前来池水驿下寓，秋香一见岂知即是殷碧莲，然不知彼同来之少年是谁。既而二人难分难离，少年则急急欲行，殷碧莲则恋恋不舍，再四唤回。盖此少年系搭救殷碧莲之人，故殷碧莲已属意于彼，而彼少年却义气干云，绝无些微暧昧心也。此末一段始为《池水驿》正文，即是班中所常演者。

注释

《池水驿》一戏，近来班中，往往单演殷碧莲、秋香主婢在池水驿相会一段。此本系全出，与上出《少华山》紧接。

根据《戏考》第三十四册整理

【第一场】

（殷照磨、院子、车夫、四青袍同上。）

殷照磨（白） 哎呀，且住！是我父女在家逃出潼关，路过少华山，又被此山大王，将我女儿碧莲，抢上山去。也不知我女儿生死如何？又不知她贞节可保？想我将女儿失落，回得家去，怎样见我那夫人之面？也罢！想我这大年纪，活在世上，也无颜为人。倒不如待我碰死了罢！

院子（白） 吓家爷，不必如此。先回到府去，再作道理。

殷照磨（白） 家院，如若回得府去，那张润和再到府下，我拿何言答对？

院子（白） 吓家爷，如若那张润和再到府中，就说小姐一人逃出府去，不知去向，也就完了。

殷照磨（白） 讲得有理。我来问你，你们大家，可看见秋香逃在哪里去了？

四青袍（同白） 我等不知去向。

殷照磨（白） 可同小姐上山？

四青袍（同白） 无有。

殷照磨（白） 嗟！这奴才一人逃走，真真可气。你我大家回得的府去，再作道理。正是：

（念） 闷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张润和上。）

张润和（数板） 自幼生来浪荡，懒读诗书文章，喜的是游山走马，爱的是烟花柳巷，观的是美色佳人，恨不的差人去抢，我进了娼门院下，就当我家祠堂。

（念） 自幼生来懵懂，诗书文章不通。见了家谱牌位，当作奇画春宫。

（白） 我张润和，我父张景春，现在大明为臣，官居右都御史。是我自幼懒读诗书，专好行围走马，爱喜烟花，这且不言。是我与殷家，早已定下亲事，定于中秋

完婚。是他女儿，见我生的丑陋，他父就想打退亲事。是我不愿，前日带领家丁，去到他家逼办完婚。他家与我言定，今日过门完婚。我想今日乃是大喜之日，不免带领花轿，前去抬亲便了。

(丑院子上。)

丑院子 (念) 打听殷家事，禀报公子知。
(白) 参见公子。
张润和 (白) 罢了。张福，今天是我喜日，你们都上哪里去了？
丑院子 (白) 吓公子，今天是什么喜日？
张润和 (白) 你们心里，都惦记着玩，那把大爷的事，全都忘了！今天要到殷家抬亲去。
丑院子 (白) 公子，我劝你这个亲事，不必办了。
张润和 (白) 怎么不必办了？
丑院子 (白) 公子有所不知：时才我在大街上，有人说殷照磨，同他女儿碧莲，连夜逃出潼关去了。
张润和 (白) 此话当真？
丑院子 (白) 当真的。
张润和 (白) 张福，快叫家丁们走上。
丑院子 (白) 家丁们走上。
(四家丁同上。)
四家丁 (同白) 参见公子。
张润和 (白) 罢了。
四家丁 (同白) 公子将我等唤来，有何吩咐？
张润和 (白) 今日随大爷去到殷家抬亲。若有殷小姐，这还罢了；如若无殷小姐，大爷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叫你们抢，你们就抢。看大爷的眼色行事。
张福带路，殷家走走。

(众人同下。)

【第三场】

(秋香上。)

秋香 (白) 哎呀且慢！是我跟随我家小姐，逃出门来。行在山口，下来许多山贼，将我们冲散。也不知老太爷同小姐，逃往哪里去？想我秋香一人，投奔哪里？有了，前面有一村庄，到在那里，打听我家小姐下落便了。

(秋香下。)

【第四场】

(张润和、四家丁、丑院子同上。)

丑院子 (白) 公子，来到殷家门首。
张润和 (白) 上前叫门。
丑院子 (白) 呔，有人么？走出一个来！
(老院子上。)
老院子 (白) 什么人叫门？
丑院子 (白) 你开开罢！
老院子 (白) 暖，你们又来了。前来作什么？
丑院子 (白) 我们公子呀，抬亲来了！
老院子 (白) 我们家爷不在。对你公子去说：不必进来，叫他回去罢。
丑院子 (白) 你胡说！
张润和 (白) 公子，他们说道：家爷不在家，叫公子回去。他们说这话，可气不可气？怎么说，不叫新姑老爷进去？真真给脸不要脸！
家丁们打进去！

(四家丁、张润和、丑院子同进门。)

老院子 (白) 吓公子，我们家爷不在。
张润和 (白) 我晓得，你们家里还有人么？

老院子 (白) 老夫人现在后边。
 张润和 (白) 请你夫人出来。
 老院子 (白) 是是。
 有请老夫人!

(殷夫人上。)

殷夫人 (白) 何事?
 老院子 (白) 张公子来了。
 殷夫人 (白) 吓, 公子, 请来上坐。
 张润和 (白) 有坐有坐。
 殷夫人 (白) 吓, 公子, 今日到此何事?
 张润和 (白) 我前来抬亲来了。
 殷夫人 (白) 吓公子, 日前对你说过, 将这门亲事打退。你我两家合好在前, 请公子另娶一房罢。
 张润和 (白) 什么另娶一房? 不像话! 当初这亲事, 乃是你夫妻二人许配我的, 是不是?
 殷夫人 (白) 不错的。此事么, 乃是我女儿不情愿的, 我夫妻也是无法了。
 张润和 (白) 我来问你: 老太爷同小姐, 哪里去了?
 殷夫人 (白) 不在家中。
 张润和 (白) 哪里去游?
 殷夫人 (白) 到他舅父家中去了,
 张润和 (白) 不对, 明明在家, 你说不在家。
 殷夫人 (白) 当真不在。
 张润和 (白) 不在我要搜。
 殷夫人 (白) 请搜。
 张润和 (白) 家丁们, 两厢搜来。
 四家丁 (同白) 无有小姐。
 张润和 (白) 老夫人, 小姐不在, 想是他父女逃走了罢?
 殷夫人 (白) 哎呀公子呀! 事到如今, 我实对你说了罢: 是我二老无法可想, 他父女连夜逃出潼关去了。
 张润和 (白) 你待怎讲?
 殷夫人 (白) 逃出潼关去了。
 张润和 (白) 哎呀老夫人! 我想那潼关以外, 有许多山贼, 若将小姐失落, 那还了得? 张福过来, 命你带领家丁, 去到潼关之外, 打听小姐下落, 速报我知。这有拾两银子, 好作路费, 快快前去!

丑院子 (白) 遵命。

(丑院子、四家丁同下。)

张润和 (白) 吓老夫人, 我这亲事, 候她回来完婚。
 殷夫人 (白) 就依公子。
 张润和 (白) 我要回去了。
 殷夫人 (白) 不送了。
 家院, 将门上好。

张润和 (白) 暖!
 (念) 一心做新郎, 不想又还乡。

(张润和下。殷夫人、老院子同下。)

【第五场】

(殷照磨、院子、车夫、四青袍同上。)

殷照磨 (念) 出了虎口地, 来到自家门。
 (白) 殷忠开门来!

(老院子上。)

老院子 (白) 又是哪个叫门? 待我看来。
 吓, 家爷回来!

(殷照磨、院子、车夫、四青袍、老院子同进门。)

殷照磨 (白) 你们大家后面歇息歇息，用饭去罢。
(院子、车夫、四青袍同下。)

殷照磨 (白) 殷忠！
老院子 (白) 有。
殷照磨 (白) 有请夫人。
老院子 (白) 有请老夫人！
(殷夫人上。)

殷夫人 (白) 何事？
老院子 (白) 家爷回来了。
殷夫人 (白) 待我去看。
吓老爷回来了！

殷照磨 (白) 吓夫人，请坐。
殷夫人 (白) 老爷请坐。吓老爷，一路之上，多受辛苦。
殷照磨 (白) 我辛苦什么？
殷夫人 (白) 吓，老爷，为何不见我女儿，哪里去了？
殷照磨 (白) 哎呀夫人，那是我带领女儿，出了潼关，行至少华山口，又被那山上大王，将我女儿抢上山寨去了！

殷夫人 (白) 你待怎讲？
殷照磨 (白) 抢上山寨去了！
殷夫人 (白) 哎呀！
(西皮导板)
(三叫头)
(唱)

听说我儿被人抢，
我儿！碧莲！暖，儿吓！
好似刚刀刺胸膛。
骂声山中众贼党，
害我女儿为哪桩？
千思万想无下场，
不如碰死在厅上。

殷照磨 (唱) 夫人不必两泪汪，
我有言来听端详：
我有妙计将儿救，
夫妻有话好商量。

(白) 吓夫人，事到如今，你也不要难过。此事全怪为丈夫，一时大意，将女儿失落，被山贼抢的去。待我修下书信一封，下到京中侄儿殷志那里，叫他差人将我儿领回，你看如何？

殷夫人 (白) 就依老爷。
殷照磨 (白) 待我修书。
(吹牌子。)

殷照磨 (白) 来，下书人走上！
(差人上。)

差人 (白) 见家爷。
殷照磨 (白) 罢了。这有书信一封，下到京城侄少爷那里，不得有误。
差人 (白) 遵命。
(差人下。)

殷照磨 (白) 吓夫人，自我走去，那张郎可到我家来过？
殷夫人 (白) 再不要提起，自老爷去后，那张郎带领许多家丁，来到就要抬亲。是我与他说实话，言道女儿与你，连夜逃出潼关去了。

殷照磨 (白) 吓夫人，想那张郎知晓，焉能与你干休？
殷夫人 (白) 那张郎听说此言，不来抬亲，反倒差人保护女儿去了。
殷照磨 (白) 你乃是妇道之家，晓得什么？哪里是保护，分明追赶与我回来。吓夫人，那张郎走后，言讲何来？

殷夫人 (白) 那张郎言道：等我女儿回来完婚。
殷照磨 (白) 好一不要脸的东西！
殷夫人 (白) 老爷就当差人，去到山前山后，打探女儿下落如何？

殷照磨 (白) 吓夫人，我想此事，怪你女儿不好。当初将她许配张郎，是她不愿，如今遭此大难，乃是她命当如此。

殷夫人 (白) 听你之言，罢了不成？

殷照磨 (白) 候等京城回信，再作道理。

殷夫人 (白) 暖，这也是养女儿的好处！

殷照磨 (白) 夫人请到后面。

(殷照磨、殷夫人同下。)

【第六场】

(店家上。)

店家 (数板) 一关一缩不成店，一开一掀不见面，他在头里走，我在后面赶，二人见了面，腰中就不便，改日再见，改日再见。

(白) 小老儿，王三利。在这本街开了一座小店，名叫池水驿。我这店里，就是我一个人，我老婆已就早下世去了。我也无有儿女，心想找一个伙计。我这店里，也无有什么客人，开销不出，只好一人挣来一人吃。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收拾收拾，到外面看看，将招牌挂起来。

呀，呔，有住店的，这里来！

(秋香上。)

秋香 (白) 哎呀且住！是我来到此地，投奔哪里？看那边有一老头，待我上前问来。

请问老伯伯，这里叫作什么地方？

店家 (白) 我们这里，叫池水驿。这位小姑娘，你是找什么人的？

秋香 (白) 我找我们小姐。

店家 (白) 我们这里，是个小地方，无有大户人家。哪里有小姐？你们小姐，是哪一家的？

秋香 (白) 我们是殷照磨老爷那里的小姐，可看见过去无有？

店家 (白) 我来问你，来到这里做什么事情？

秋香 (白) 老伯有所不知：是我跟随小姐，出得门来，路过那边山口。山上下来许多山贼，将我们冲散，不知小姐哪里去了。

店家 (白) 小姑娘说的话，我明白了。我对你说：你先在我这里住个十天半月，我到外边，打听你小姐下落。若有了下落，你再走，你看好不好？

秋香 (白) 老伯有好意收留与我，后来我与小姐相会，永不忘大恩！

店家 (白) 不必多说了。来，随我到房里去。我来对你说：人家问我，你是我的什么人吓？

秋香 (白) 若不然，我拜在老伯门下罢！

店家 (白) 使不得！

秋香 (白) 使得。如此爹爹请上，受儿一拜！

(西皮摇板) 爹爹请上受儿拜，
从今以后孝当先。

店家 (白) 我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秋香 (白) 儿叫秋香。

店家 (白) 好名字，你多大年岁？

秋香 (白) 儿一十九岁了。

店家 (白) 这就是儿呀，我们这里，本是开的小店房。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女儿了。店内之事，还要你来照看。

秋香 (白) 那是自然。

店家 (白) 好女儿。天时不早，随为父后边用饭来罢！

(笑) 哈哈哈哈哈！

(店家、秋香同下。)

【第七场】

(丑院子、四家丁同上。)

丑院子 (白) 我张福。奉了我家公子之命，带领家丁，打听殷小姐的下落。我想这一路之上，无有住户，哪里去问？有了，看前面有一座高山，到在那里访问访问。

家丁们往山口儿去!

(丑院子、四家丁同下。)

【第八场】

(店家上。)

店家 (唱) 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白) 我王三利。自从那日收了一个义女, 倒也孝顺。这也是我前世修来的德行, 这且不言。我有意去到外边, 访问殷小姐的下落, 不免将女儿叫出, 商议商议。秋香女儿走来!

(秋香上。)

秋香 (白) 来了!
参见爹爹。
店家 (白) 罢了。
秋香 (白) 将儿唤来, 有何训教?
店家 (白) 我有意去到外边, 访问你家小姐的下落, 你意如何?
秋香 (白) 爹爹有这好意, 儿也感恩不尽, 就凭爹爹。
店家 (白) 好, 店内之事好好照看, 我要去也!
(西皮摇板) 父女分别出店房,
访问小姐走一场。
秋香 (西皮摇板) 但愿小姐早回转,
奴主相会谢老天!

(店家、秋香同下。)

【第九场】

(倪厚上。)

倪厚 (念) 出了虎口地, 再等豺狼围。
殷碧莲 (内白) 走吓!
(殷碧莲上。)
殷碧莲 (念) 眼看红日落, 叫奴好伤心。
(白) 吓解元爷, 你我下得山来, 投奔哪里?
倪厚 (白) 哎呀小娘子! 你我下得山来, 你东我西, 各自分别了罢!
殷碧莲 (白) 暖, 解元爷呀!
(西皮快板) 解元爷下山来亲自行走,
留下了女子家哪个收留?
今日里将奴家一人行走,
倒叫我女子们无处去投。

(殷碧莲笑。)

殷碧莲 (白) 暖, 解元爷呀!
倪厚 (白) 你起来。
殷碧莲 (哭) 解元爷呀!
倪厚 (白) 你起来, 你起来。暖, 你起来罢! 吓小娘子, 你我一路行走, 如若中途有人盘问, 你我什么相称?
殷碧莲 (白) 你我还是夫妻相称。
倪厚 (白) 暖, 那如何使的?
殷碧莲 (白) 如若不然, 你我兄妹相称, 你看如何?
倪厚 (白) 这倒使得了。
殷碧莲 (白) 暖, 如此仁兄请上, 受我一拜!
(西皮慢板) 尊仁兄你请上受我一拜,
倪厚 (白) 暖, 不必拜了, 你起来罢。
殷碧莲 (白) 仁兄吓!

(西皮慢板) 你听我把此话细说明白：
在山上救奴命如同恩爱，
为什么下山来又想分开？
今日里成夫妻不能相爱，
拜兄妹也就是一路行来。

倪厚 (西皮原板) 尊贤妹你不必泪流满面，
听为兄把此话细对你言：
那一日在山上话讲当面，
我家中有前妻不能礼办。
你本是千金女高门广大，
我本是小户家怎能占先？
叫贤妹在中途听我相劝，
婚姻事自有那天配良缘。

殷碧莲 (西皮原板) 我把那知心语言讲一遍，
倒叫我二八女无有语言。
这件事本当我不来请愿，
你为何在山上与奴相怜？

倪厚 (西皮原板) 我与你成夫妻无有安眠，
这婚姻自有那早晚一天。
叫贤妹你把那心思放定，
到前面找一店再来叙谈。

(白) 吓，贤妹来到店。

殷碧莲 (白) 仁兄上前搭店。

倪厚 (白) 等我前去看来。
来此已是池水驿，池水驿店主人有么？

(秋香上。)

秋香 (念) 开的君子店，等候奴主人。
(白) 客官，是住店的么？

倪厚 (白) 暖，又是一个女子。
贤妹上前。

殷碧莲 (白) 待我看来。
店主人在哪里？店主人在哪里？
哎呀且住，我看她好像我家侍女秋香，她为何来到此地？

秋香 (白) 我看她好像我家小姐，为何来到此地？

殷碧莲 (白) 你可是秋香么？

秋香 (白) 你可是我家小姐？

殷碧莲 (白) 正是。

秋香 (白) 吓小姐，因何来到此地？

殷碧莲 (白) 吓秋香，一言难尽！
(西皮快板) 少华山打一战老爷逃走，
许多人将姑娘抢上山头。
在山上多蒙那君子搭救，
险些儿用刚刀把我命留。

秋香 (白) 吓小姐，身后那是什么人？

殷碧莲 (白) 他、他、他、他、他.....

倪厚 (白) 暖，慢来慢来，她是我的贤妹，我是她的仁兄，我是她的仁兄。

殷碧莲 (白) 吓秋香，我是他的贤妹，他、他、他、他、他、他、他是我的仁兄吓！

秋香 (白) 小姐请进店房。

殷碧莲 (白) 吓仁兄请进。

(殷碧莲、倪厚同进门，同坐。)

秋香 (白) 小姐用什么东西？

殷碧莲 (白) 去到后面，取来好酒一壶，快去。

秋香 (白) 晓得。

(秋香下。)

倪厚 (白) 吓小姐，那一女子，她是何人？

殷碧莲 (白) 那是我家侍女秋香。

倪厚 (白) 罢罢罢，这就好了！

(西皮快板)

这才是苍天爷有了保佑，
倒叫我倪顺天喜在心头。
叫贤妹你暂在店房忍守，
我与你留银两好度春秋。

(白)

吓贤妹，这是富贵图一幅，与你留下，作为纪念。还有银子二百两，与你留下一半，以作日用。将话说完，为兄的要进京去求取功名。

殷碧莲 (白) 仁兄且慢！我想你进京求名，将我留在店内，依靠何人？

倪厚 (白) 吓贤妹！我想那秋香，是你家侍女。你在此安身，又待何妨？兄此去进京求名，你在此等候为兄。若是得中，必定差人前来接你。好好在此居住，为兄的要走了！

(秋香上，在门外听话。)

殷碧莲 (白) 暖，你说的此话，可是真心实意？

倪厚 (白) 贤妹，为兄与你说的，乃是实言。兄若有二意，叫我进京不能得中！

殷碧莲 (白) 言重了！不知仁兄何日起程？

倪厚 (白) 为兄今日就要起程。

殷碧莲 (白) 罢了，夫——

(秋香进门送酒。)

秋香 (白) 小姐酒到。

殷碧莲 (白) 可说是秋香取酒来！

(西皮慢板)

与仁兄对坐来饮酒，
(白) 仁兄请酒！

倪厚 (白) 吓贤妹请！

殷碧莲 (白) 暖仁兄吓！

(西皮慢板)

你听我把此话细说根由：
奴问你家娶妻可是真有？

倪厚 (白) 我有来。

(殷碧莲哭。)

殷碧莲 (白) 暖，仁兄吓！

(西皮慢板)

你若有奴情愿入庵去修。
倪厚 (西皮原板) 尊贤妹你不必泪珠双流，
我总有铁打心也把你收。
我劝你在店房暂且忍守，
候为兄得中回同登凤楼。

(白)

吓贤妹，天不早了，为兄要去了。

殷碧莲 (白) 吓仁兄，你就要去了，罢了，夫吓！

秋香 (白) 哽吓，秋香在！

殷碧莲 (白) 吓秋香，你还在此做什么？

秋香 (白) 侍奉小姐。

殷碧莲 (白) 吓秋香，下边取茶来我用。

秋香 (白) 无有开水。

殷碧莲 (白) 下边去做。

秋香 (白) 我不去。

殷碧莲 (白) 秋香进前来。

秋香 (白) 做什么？

殷碧莲 (白) 有话对你讲。暖，你出去罢！

(秋香下。)

倪厚 (白) 贤妹，你不要三心二意，为兄要去了。

殷碧莲 (白) 吓仁兄就要去了？暖仁兄，吓吓吓吓！

倪厚 (白) 贤妹不必哭了，兄要去了。

(倪厚出门, 下。)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暖, 当真去了?

(殷碧莲出门。)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你回来, 仁兄你回来!

(倪厚上。)

倪厚 (白) 唤我回来了。吓贤妹, 将愚兄唤回来, 将说什么?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想进京求名, 一路之上, 必要早落店晚登程才是。一路之上, 多加小心, 保重为要。

倪厚 (白) 为兄的晓得了, 贤妹请回去罢。兄要去了。

(倪厚下。殷碧莲哭。)

殷碧莲 (白) 又走了。吓, 仁兄回来, 仁兄回来, 仁兄回来!

(倪厚上。)

倪厚 (白) 为兄回来了。吓贤妹, 又将为兄唤来, 又说什么?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你若到了京城, 如若得中, 千万差人接我才是。

倪厚 (白) 贤妹, 那是自然。快把话说完, 兄要去了。

(倪厚下。)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又走了。仁兄回来, 仁兄回来!

(倪厚上。)

倪厚 (白) 嘎! 为兄又回来了。有话快快的讲, 真真烦死人了!

殷碧莲 (白) 吓仁兄!

倪厚 (白) 还有什么说的?

殷碧莲 (白) 这个。

倪厚 (白) 什么?

殷碧莲 (白) 嘎, 你去罢!

倪厚 (白) 哎呀天哪天哪, 这一回我可走!

(倪厚下。)

殷碧莲 (白) 嘎, 仁兄吓, 又走了。仁兄你回来罢!

(哭板)

见仁兄出店房不回转,
倒叫我二八女挂心间。
将身儿进了店房以内,
但不知仁兄何日回还?

(秋香上。)

秋香 (白) 吓小姐, 方才走去, 他是什么人?

殷碧莲 (白) 不必多言, 撵我来。

秋香 (白) 是。

殷碧莲 (白) 吓秋香, 罢了。夫——

秋香 (白) 吓小姐, 看错了, 是我。

殷碧莲 (白) 嘎, 可说是秋香, 你、你、你、你、你、你、你撵我来罢!

(殷碧莲、秋香同下。)

(完)